

塞拉勒窩內史

〔英〕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塞拉勒窝内史

下 册

〔英〕克里斯托弗·法伊夫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十七章

罗的继任者阿瑟·哈夫洛克上尉能讲流利的法语，1818年^①5月，他被派到巴黎去谈判北方诸河地区的问题。跟他同去的是殖民部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奥·威·劳·亨明。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亨明就处理有关西非的事务，与罗有私人的以及公务上的接触，了解他的问题，并且常常提出解决办法。他对1865年的传统感到不耐，深恐法国的侵入，并且经常敦促那些不热心的上级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

在巴黎，对方向他们表明，有关旧条约的一般性问题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两个法国委员只准备讨论法国在米拉科里河地区管辖权的范围问题，而不讨论管辖权的合法性问题。有关把它和洛斯群岛进行交换的建议，被撇置不顾。英国方面建议，如果法国人不愿让出土地，就得放弃对外国贸

^① 这个年份有误，疑为1881年。——译者

易的歧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理由是提出这些广泛的政策上的问题，超越了边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斯卡西斯河和米拉科里河之间的边界最后谈妥了，留待以后就地确切划定；自此以北直到纽纳斯河的土地，不包括洛斯群岛但包括马塔孔岛在内，应被承认属于法国势力范围。这个协议体现在1882年6月28日签署的一项协定之中。

虽然这对法国是有利的，但是法国的商界并不满意。政府不愿意触犯他们，因此议会对此协定不予批准。并没有任命边界委员会。虽然如此，英国在原则上仍旧是确认它的，因此，对塞拉勒窝内说来，北方诸河地区是丧失了。

罗曾梦想通过内地把冈比亚合并到塞拉勒窝内，从而把法国人包围起来。1879年，他派了使者到廷博去，那里自从布莱登去过以后一直是被忽视的（俸金也没有付过）。在他的催促之下，冈比亚的行政长官古尔兹伯里博士于1881年深入冈比亚内地进行探险，从陆路到达富塔贾隆，再前往弗里敦。

但是他的梦想早就在费德尔布总督的一篇法文记述中预见到了；他在1863年就已经设想把塞

内加尔和尼日尔河连接起来，从而使法国取得全部西非内地。当古尔兹伯里抵达廷博时，他发现法国人员已抢在前头。阿利马米否认曾把土地卖给他们，但法国则断言富塔贾隆现在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了。

在殖民部内，法国的扩张已经不再是一件可以漠不关心甚至是可以庆幸的事情了，象在阿德利的时代那样。1865年的政策是以自由贸易为先决条件的。法国政府在他们的殖民地上花了本钱之后，希望得到一些好处，而从扶植他们自己的贸易和歧视外国商人的贸易来取得这种好处。因此，英国政府现在准备向内地扩充势力，不是靠承担行政责任，而是靠贸易条约。

古尔兹伯里(他曾在廷博订过这样一个条约)对于他所经过的人口稀少的地区是否能为英国制造商开辟一个相当大的市场，表示怀疑。可是哈夫洛克恢复了和廷博的关系，送去了俸金的拖欠部分。但是这种杂乱无章的渗透不能和法国人相匹敌，法国于1883年在上尼日尔地区的巴马科建造了一个堡垒，并且拨出了一大笔补助金，把它和达喀尔用铁路连接起来。

在崩佩河上的布腊马，有一个酋长在 1881 年袭击了两个克里奥尔商人，因为他们勾引他的妻子。别的酋长审问了这件案子，罚了双方，认为他们同样有过错。克里奥尔人向司令官申诉。托马斯·沃尔原先是曼彻斯特的一个职员，从商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参阅第 386 页)，于 1876 年升任司令官。他决定布腊马根据特纳条约是在割让的地区之内。他派了三名警察去逮捕这个酋长。当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条约，袭击了他们，因为他们干预了不应干预的地方的事情。沃尔于是带了一大批警察上溯崩佩河，捉了几个据认为是同谋犯的人。

沃尔在迄今公认的界限以外突然行使权力这一举动，在整个地区引起了骚嚷。在弗里敦，政府也对英国的管辖权扩大到如此远的地区这一暗示感到震惊。尤其在殖民部内，对于这种未经核准就确认责任的做法，极为不满。金伯利批示说，“我们所要的只是对沿海一带的权力。”

在英属歇尔布罗，虽然奴隶制并不被法律所承认，但是许多奴隶还是住在主人那儿。不过，他们可以向司令官或者警察要求获得自由。附近地

区的奴隶只要逃到邦特或者一个有警察所的村庄里，也就可以自由了。酋长们大为不满，因为政府一方面叫他们种植农产品，不要打仗，而另一方面却又释放了他们从事种植所需要的奴隶。如果他们的妻子逃进了英国的领土，他们也无法把她们弄回来。任何政府如果在特纳条约所包括的广大地区内承担了行政责任，就得在那里使奴隶制也成为非法，并且要冒着与每一个酋长处于敌对地位的危险。亨明在殖民部里对于法国人对奴隶制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可以理直气壮地感到愤怒，但是当他考虑到邻近歇尔布罗的英国领土时，他自己也只能对奴隶制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了。

后来，沃尔终于被免职了，因为他派了警察到英属歇尔布罗的村庄去兜捕儿童，把他们带到弗里敦，并把他们说成是奴隶（明知他们并不是），而得到了二百英镑的奖金。他坚持说，他相信他们是奴隶，把他们捉来是对的。停职手续上的不完备以及证据不足，使他为这件案子与殖民部争论了五年（得到某些强有力的支持）。最后答应他回到另一个殖民地去。

1870年安排考尔克的继承问题时，乔治·斯蒂芬一世的长孙威廉·托马斯·乔治·考尔克不在。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离开文法学校后，在门迪族地区和加利纳斯地区经商；直到1876年才回到申格，定居在附近的曼博。由于在继承问题上被排斥，他怀恨乔治·斯蒂芬二世，后者反过来也怀恨他。

1878年某日，当他正访问申格传教团的时候，酋长把他逮捕了起来（这一情景在《考尔克家族史料》中有生动的记载）。要不是罗担心他的死亡可能会引起一场报复性的战争而派员把他带到弗里敦收入监牢，他也许会被杀死的。在狱中，他设法一再写信给英国的一个自由党议员查·亨·霍普伍德，他是一个富有斗争性的人道主义者，以关心西非的疾苦著称。

罗留下了若干“政治犯”未处理，其中大多数是他在远征中抓来的打手。他们不是英国臣民，不能依法审判，只能把他们监禁起来，防止他们打仗。正如霍普伍德所指出的，他们是被非法拘留的。哈夫洛克得到指示，今后每一件拘留案必须
430 经由一项特别法令核准。1881年，有两个人根据

法令被放逐到拉各斯去。同时，霍普伍德提出的普通犯人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们不再用链条锁起来，也不那么常常挨打了。

哈夫洛克不愿以法令的方式把威廉·考尔克无限期地关起来，就把乔治·斯蒂芬召来，设法使他们和解。酋长到达时病了，在弗里敦动了手术，死了。他的遗体用殖民地的轮船运走，葬于塔索岛上。自从1870年的协议以来，原来由考尔克家族签订的特纳条约已恢复有效，从而把考尔克诸酋长国置于英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哈夫洛克认为它使随后的任何条约都归无效，并由他自己动议，承认已故酋长的异母兄弟托马斯·尼尔·考尔克（他的父亲跟一个女奴隶生的儿子）当摄政，后者是陪同他一起到弗里敦来的。

派出了警察到申格去，要他们汇报动乱情形，虽然指令他们不得干预当地的统治。1881年12月19日，考尔克家属正式承认了特纳条约（消除了有关在他们国土内征收关税的法律上的疑问）。俸金从七十英镑增加到一百英镑。威廉和他的亲属和解了，并且得以回到他在曼博的家去。

崩佩的理查德·考尔克也签了字。文法学校

的教育和波罗会成员的资历并没有使他能保持对自己国土的控制。虽然他把自己比作圣经上和英国历史上的国王，但是很少受到尊重。塞内洪的门迪人名义上是属于他的，实际上是独立的。他的一些主要副酋长也包括在协议之内，给予俸金，并且明确地要他们负责维护自己地区的平静。

这样，从里比河(被认为是考尔克的边界)向南直到英属歇尔布罗这一地区，就正式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了。殖民部不愿承担行政责任，所以没有加以承担，而由接受俸金的酋长们作为实际上的政府代理人来维护法律和秩序。

下一年，和塔克家族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威·塔克是一个年老的识字的酋长(很久以前在弗里敦曾在殖民地秘书科尔手下当职员)，他记得特纳条约的签订情况，并且说服他的家族相信它仍然是有效的。他和两个兄弟也被授予俸金，要他们保持自己地区的平静。

1880年10月，哈里斯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告诫罗说法国人对尚未被归并的加利纳斯怀有野心。罗怀疑哈里斯在出价够高的情况下会卖给他

们，因此敦促迅速解决迁延已久的利比里亚边界问题，以防殖民地被夹在两块法国飞地之间。鉴于历届边界委员会都没有取得成果，因此建议向利比里亚人提出一种交换办法。英国政府将补偿1871年在加利纳斯遭到抢劫的商人的损失（参阅第363页），并解决哈里斯提出的赔偿损失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在利比里亚方面，应接受马法河（该河在芒特角流入海）作为边界。

1882年3月，哈夫洛克到蒙罗维亚去提出这些条件。利比里亚委员们（布莱登是其中之一）拒绝了英方的要求。哈夫洛克同意取消哈里斯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都是以违背利比里亚的海关法律为依据的，但是支持遭到抢劫的商人的要求。他愿意以四千零七十五美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估计值八千八百三十八英镑），而利比里亚政府同马法河之外的酋长们订立条约所花的费用，也就是这么一个数目。这样，双方的要求，即英方要求赔偿，利方要求领土，就可以彼此抵销，何任一方都毋需付出任何东西。如果这些条件被拒绝的话，他就坚持要对方付出八千八百三十八英镑的全额赔偿。

委员们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把它提请总统决定。哈夫洛克为了稍加抚慰，又提出把马诺河而不是把马法河作为边界，相差三十哩。蒙罗维亚发生了抗议的风暴。根据利比里亚宪法，必须由参议院批准条约。总统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是哈夫洛克和他的海军护卫队，另一方面是如果他接受了条件，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咒骂，因此他乐于暂缓作出决定，以待立法机关在12月间开会。布莱登被当做替罪羊，不得不再次逃离蒙罗维亚。

同时，哈夫洛克并不理睬这些宪法的繁文缛节，从蒙罗维亚直接前往苏利马。预先从弗里敦派到那里去的乔·梅·麦考利，已经把酋长们召集拢来，劝说他们把沿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割让给殖民地。哈里斯的不受海关约束的帝国受到了威胁，他试图阻止，但无效果。他把划子藏起来，试图阻止总督和他的夫人（陪同他来的）穿过海滨的碎浪登陆。当他们上岸的时候，他在屋内大生其气。但是贾亚和他的酋长们由于接受了俸金，终于在1882年3月30日割让了半哩宽的一条沿海狭长地带，远达马诺河，其中包括苏利马和马诺萨利贾。

参议院开会时，拒绝了拟议的办法。英国政

府对此不予理睬，批准了加利纳斯条约。下一年，在毗邻的介于加利纳斯和歇尔布罗之间的克里姆 432 地区订立了一些条约。东基塔姆河一带名义上的统治者梅塞女王、与之贴邻的佐罗康以及他的强有力的副酋长法旺杜，割让了几条沿海狭长地带。这样，从斯卡西斯河到马诺河的海岸就隶属于殖民地了；海关人员被派到了苏利马、马诺萨利贾和拉伐那（在特纳半岛的大西洋沿岸）。

哈里斯丧失了对自己的竞争者的有利地位后，就从贸易转向金融活动。他自己原先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他另行成立了一家公司（物色了希尔总督当董事长）来把自己的股票买进。他声称加利纳斯的酋长们早就给他免税经商的专利，并要求给他大量的赔偿。他标榜自己是一个高尚的恩人，可是在他把文明带给加利纳斯之后，却遭到了一个贪得无厌的政府的掠夺。但是官方置之不理。他最多只能勒索到六个月的免税，以及要求政府出价购买他在苏利马和萨利贾的一些产业作为海关的收税所。

1882年早些时候，博卡里恢复了在莫里亚地区的战争，引进泰姆奈人来进攻他的侄子，也是他的对手。他的人民背叛他，把他赶到了坎比亚。虽然英法协定没有被批准，但是斯卡西斯河一带被默认是属于英国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政府要求哈夫洛克把他捉起来，并且抱怨住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泰姆奈人跑到法国势力范围内来打仗。由于坎比亚并不在英国管辖之下，哈夫洛克觉得他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只能要求斯卡西斯河一带的首长们不要参加进去。

派往米拉科里河一带去恢复秩序的法国军队，叫当地人把他们的作战护篱拆毁，而在几星期之后撤走了。接着博卡里和他的泰姆奈人又进犯了。他答应尊重法国和英国商人（法国人包括焦洛夫人，英国人包括克里奥尔人），因此法国政府就保持中立，而把那些他们使之失却防御能力的莫里亚人放弃给入侵者。

博卡里的兵力是由基巴莱率领的。基巴莱是个来自卡西地区的洛科族后裔，是一个作战酋长，在以前的战争中就曾替他作战过。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不仅从所有的泰姆奈族地区，甚至从约

尼族地区征集兵员，而且也还征集门迪人和利姆巴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更多的英国商人已经跟克里奥尔人一起在米拉科里河一带经商，他们的贸易在战争中受到损失。但是英国政府既已丧失了
433
在北方诸河地区的权利，就不能替他们出面干涉。法国人指责哈夫洛克放任泰姆奈人打仗，拒绝给他们赔偿。若干克里奥尔人破了产，其中包括两个新斯科舍人的后裔，即水街的亨·埃·西摩（一个英国海军军官的外孙）和小东街的沃·理·伊斯蒙（医生的父亲）。

同时，现在在法国保护下的萨木的拜伊歇尔布罗，占领了斯卡西斯河北岸的基群，声称这个地方是他的。泰姆奈人坚持说它是属于曼博洛的拜伊歇尔布罗的，这个职位由于原来的首领死去而空缺着。哈夫洛克前去用火箭把他赶走了——殖民部把它称之为一次不流血的业绩，堪与他从前在勒克瑙的叔父媲美^①。这样，就使得酋长们的边界和欧洲人的边界一致了。

^① 指亨利·哈夫洛克爵士(1795-1857)，英国驻印度殖民军的将军。勒克瑙是印度的一个地名。——译者

哈夫洛克喜欢和平的方法，恢复了对友好的酋长发给奖章的办法。肯尼迪在1853年铸造、现已用完了的奖章，是用如此劣等的金属所制成，致使受领者羞于佩戴。1883年的奖章是银的，象麦卡锡和他的继任者所发的那样，但要小些。

有些富有的克里奥尔人参加了皇家殖民协会（1959年改名为皇家联邦协会），参与去伦敦的访问，身份与其他会员平等。1881年12月，在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听众中有若干克里奥尔人，当时殖民地秘书赖斯利·格里菲思宣读了一个有关塞拉勒窝内的文稿。他对于缺少农业经营深表遗憾，并作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殖民地的历史证明它是荒谬的），即“除非有农场支持，否则商店不能兴隆”。

接着由威廉·格兰特领导进行讨论。他本人对经营农业是有兴趣的，因此支持格里菲思的论断。他的出众的外表和卓越的见识把听众吸引住了。在一次屡屡被喝采声所打断的演说中，他敦促英国资本家从他们倾注到印度去的钱财中拿出一点点来，用于发展殖民地的种植园。他也宣传他的朋友布莱登的理论，认为不应该教育非洲人

去模仿欧洲人。

几星期之后，当他还在伦敦的时候，受了寒死了，终年五十一岁。他的农业方案就此夭折了。塞拉勒窝内失去了一个出色的儿子，在他身上，似乎体现着布莱登所想望的那种“本地的活力”，也就是说，发展非洲不应照抄欧洲，而应有自己独特的途径。

塞缪尔·刘易斯接替了格兰特在立法委员会的席位。在开业十年之后，他在弗里敦律师界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与其为政府服务，他更喜欢为公众服务，因此他拒绝担任官方职位，而自行开业，虽然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代理治安推事，在1882年，甚至代理过首席法官。434

他既不关心官方对他的好意，又同样超然于他的同族人的宗派情绪之外。1877年，尼日尔河传教团在奥尼查的两个属于英国行教会的克里奥尔人，在他们的妻子的唆使之下，把一个女孩实际上是他们的奴隶毒打致死。这件事当时被隐瞒起来，直到四年之后才泄露。刘易斯作为政府聘定的律师，竭尽全力去彻查这件复杂的案子。由于